金鋼鑽

襲珩題

第四百十號

今日 每份大洋一分

定報價目
每三日出一張 每年兩元 半年一元 每月二角 本國外埠均作大洋計算 郵費在內 各國郵費加一

廣告刊例
（新聞欄）十五字高二英寸 寬為一格 每期每格洋十元（內中縫）分三格 每期每格洋六元（封面）分十五格 每期每格洋五元（外中縫）分三格 每期每格洋四元

上海北四川路鄰橫濱路崇德里 郵政信箱一二二二號

華劇影片公司最新出品
武俠滑稽巨片
山東響馬
（郎俠客畢雨雲）
今日在新中央開映 且佐以梁吳三女士之歌曲
主演 阮聖鐸 閔德張 梁賽珍 吳素馨 張惠民 周空空 陳天 吳素素
編劇 張惠民
導演 陳天
攝影 湯劍廷

百齡機
百發百中
以上諸病服百齡機。百發百中。
氣血不旺 大便不通。產後不健 經水不調。血虧面黃 腎虧腰痛。陰虧遺精 神虧失眠。
大瓶……二元每打廿元
小瓶……一元每打十元
上海愛多亞路九福公司發行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明星影片公司新片
血淚碑
導演兼編劇 鄭正秋
主演 丁子明 王獻齋 阮玲玉 鄭逸生
九月十一日起在中央大戲院開映

漢鋼製罐廠
本廠專做糖菓餅干罐頭食物以及各種香煙一切印花罐頭各公司廠號惠定各種印花罐頭請逕與本廠接洽為荷
在上海北火車站愛而近路富慶里

請用最優美之
月裏嫦娥牌
牙粉及各種化粧品
上海老北門永和實業公司出品

友聯影片公司出品
武俠稀有名片
山東響馬
主演 趙凡鄭 徐琴芳 葉仁甫 李夢生 王楚琴
監製 陳鏗然
導演 葉仁甫
現在各大戲院開映

請飲國貨
益利汽水
華商益利汽水公司啟
發行所 華德路八十三號
電話 北一三九・一一四〇

朱玉蟬女士鬻畫潤例
（中堂）三尺五元 四尺六元 人物花卉翎毛走獸任憑點染山水加半
（屏幅）照中堂例六折
（冊頁扇面）均兩元
先潤後繪五日取件
收件處 上海一品路大舞臺東首文煥印刷所及各大牋舖

小閑話

（陸士諤）

廣東方叢高君、久客滬口、因事操勞奔走、加以環境壓迫、遂致狂吐鮮血、又病身熱惡風、在滬求醫、中[illegible]鄉運署、絕無少效、回來[illegible]、寓北四川路橫浜橋[illegible]十七號、兩脈[illegible]浮、[illegible]血[illegible]不止、余先[illegible]清熱[illegible]石川[illegible]為主、利防為佐、一[illegible]止、更方[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熱[illegible]退、[illegible]理、更方四[illegible]、飲食已如常矣、

南市花衣街[illegible]姓婦、[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痛、脘腹皆[illegible]、腹中有痞塊、腰[illegible]欲折、夜不能眠、西醫斷為子宮病、而透服藥水、病反日增、乃舍西就中、來滬求治、余曰、此肝[illegible]、先令化服蘇合香丸、再以仲景[illegible]丸令飯前吞服、方以逍遙散加桃仁紅花[illegible]金延胡、服後脘腹之痛若失、痞形漸小、惟夜眠仍不甚安、腰[illegible]未見減、更方與旋覆[illegible]石茯神[illegible]紅花白芍杜仲[illegible]丸、服[illegible]腰痠畫夜眠安、惟痞[illegible]未[illegible]、

內科 陸士諤
診例
（診金）門診二元 出診英租界大元 [illegible]則遞加 號金加一 [illegible]加倍 [illegible]兩論[illegible]四元
（時間）門診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 出診下午三時至六時
（診所）英租界[illegible]馬[illegible]

金鼠牌香煙
烟絲金黃 烟味香芳

中國華成煙草公司

請吸
東南牌香煙
中國大東南煙草公司 法租界南朱家橋泰和里

中山牌香烟
信仰孫總理者不可不吸
三興烟草公司 蓬路法興里

江逢治化學公司製藥啟
江逢治博士監製
專治肺癆藥水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半
百補強身血 每瓶一元二角
潤肺咳嗽藥水 大瓶一元 小瓶六角
藥氣溫青痛藥水 每瓶八角
婦女白濁丸 大瓶一元 小瓶五角
上海四川路A一三四

新世界西跑馬廳對面
匯芳日夜照相館
電話中央二四四四號

請吸▲
月兎牌香烟
中國美利烟草公司 康家濱

王誠守啟事
鄙人每日下午七時至十時在愛多亞路寧商總會樓上王榮初牙醫生處 友好有事接洽請於彼時惠臨

高等國貨
金麒麟香烟
品質特良 氣味芬芳 請速購嘗 [illegible]

古裝香艷巨片
紅樓夢
主演 陸美玲 陳一棠 嚴月閒
監製 朱錫年 導演 程樹仁 攝影 周克 置景 王玉書 題字 甘亞子 繪畫 [illegible]
印刷 [illegible] 公演 [illegible]
孔雀電影公司出品 上海新閘路一百十六號

天下名醫 上海四馬路 太和大藥房發行
花柳病 梅毒 皮膚病 專藥
內服的 治一切花柳病諸內毒 外發濕瘡 特具神功 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國士 六零六 內服外搽
外搽的 治梅濕潰瘍爛及一切皮膚病 收口生肌 每盒洋一元二角

朱大可書例
中堂 三尺四元 四尺五元 五尺六元 六尺八元
屏條 三四尺二元 五六尺三元 六尺四元
楹聯 三尺三元 四尺四元 五尺五元
扇冊 二元 每字二尺以內二元 大字另議
宋箋金箋加倍 劣紙不書 墨費一成 潤資先惠
收件處 本報社及各大牋扇莊 丙寅年[illegible]月一日訂

張嘉記紙盒廠
本廠專製各種紙盒 裁割蛋格書面代造 瓦輪紙襯衆印中西文字印刷等類出貨迅速定期不誤
廠址 上海虹口下四卡子橋九狄思威路三百二十四號至二十四號
電話北四六七五

化痰止咳 助肺呼吸 香膠
上海 五洲大藥房

女界寶 資助種子
上海 五洲大藥房發行

跑馬廳
寶隆藥房啟事
本藥房除經售各國名家用良藥及藥片外、凡參茸、藥水、蜜各種、最優等化粧用品、無不俱備、便利病家起見、特聘滬上名醫龐京周君、黃競芳女士等、常駐敝藥房、候診病家、省病家跋涉之勞、又可立時配方、特此佈告、
地址 靜安寺路[illegible] 支店 [illegible]卡[illegible]
電話 西三一一三

上海城內凝和路一號
遺精良藥
乾裡巴
DALIGAN
培麟生博士發明
杲靈公司製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樣品函索附郵六分

□孫軍敗北之原因（英俊）

昨晤國民革命軍第□軍甲司令蔣也成君、談及孫軍渡江襲擊失敗事甚詳、蔣君曾親歷戰地、所言自屬可信、蔣君云、孫逆因探悉第一軍調赴杭州、南京兵力單薄、特調重兵五萬餘人、於十五日拂曉乘大船數百艘、偷渡過江、並由英日軍艦掩護而過、進抵龍潭後、同時又將滬甯路鐵軌毀損五段、以阻國民革命軍之進調、其用心不謂不很、後李白總指揮任錫□、立刻由路局將安亭等處鐵軌修好、在杭州之第一軍、數小時內即調赴鎮江作戰、實方第七軍素以勇猛聞、是役亦由南京開赴龍潭夾攻、大軍雲集、孫軍大駭、鐵甲車亦開往衝鋒、敵人背城借一、拚命抗戰、彼此在一百咪達之內血肉相搏、屍橫枕藉、戰至一日夜後、敵始降服、迨革命軍佔領龍潭後、孫軍始繳械、共繳到步槍四萬餘枝、段承澤旅已在火線上擊斃、上官雲相李寶章當場拿獲、解送南京軍事委員會判決槍斃、李寶章係一斷臂軍官、今竟伏法、亦其自投羅網也、至孫軍此次所以全軍覆沒、片甲不留者、其重要有三、（一）背水而戰、極爲危險、過江後又爲海軍軍艦在江中隔斷、不得不坐以待斃、（二）龍潭三面是山、困守其內、子彈糧食俱不能接濟、於是陷於絕地、（三）龍潭一帶田地、均在積水中、行走時非常艱苦、軍隊在水泥中、寸步難移、作戰能力、完全失却、有此三大原因、於是孫軍乃一敗塗地矣、

□承審宵遁記（青子）

滬上有某律師者、瘦腰皮骨、面腰頂不獲、且風頭甚健、蓋亦律師界中之著名人物也、若敘其日長浦東某縣之役、與有同宗之雅、請之爲承審員、先是有土豪劣紳某者、十數年來、作惡多端、爲民革命軍抵縣之後、經人告發、拘押縣中、嗣經縣長、分以五年、指入縣者、作爲事端、更以二年、指入地方中八機關、由某縣之、揚言若以八千、用之出東、寧以八千、用之上海、較□而後、滬當局覺分所屬核辦、亦可見縣某之神通廣大矣、惟解滬之後、未及核辦、而前縣司令下野、滬當局更動、縣某亦辦回原縣、此時地方人士、以新任承審、既爲律師出身、必能執法如山、蓋蓋起訴、作大快人心之舉、然經某律師審訊之後、即將縣某交保釋放、輿論因之大譁、而縣黨部尤甚、伺隙即聯者、已非一日矣、二日、某律師之三夫人、翩然戾止、某律師遂之於逆旅之中、從旅去婦所入也、知承審略娟、進之以阿芙蓉、知夫人能牌、伴之以打麻雀、一室之中、牌聲喧譁、雜命並作、事爲於外、即爲縣黨部所知、好事者、立函公安局、報告某旅館某房間、男女賭博、聚賭數燈、而不言男者爲何人、女者何人、公安局長得報、即派警長率領警士、按址捕捉、則圍一局賭而一榻煙也、惟警長於男者、審爲承審、於女者雖未知爲誰何、但爲承審一起、則其來頭、當不小、遂未下手、但問各人姓名、記之而去、結果、則嗣旋旅十金了事、縣黨部至是大憤、先則呈報主公安局、羣相詰問、繼又呈報主縣公署、要求法辦、某律師知事不妙、則於是夜挾其夫人、遁歸海上、大約仍將繼其律師舊業、不復冉回承審任也、

□何應欽拒絕車捐照（鳳同）

車照捐、地方收入之公款也、凡居住於一地方而以車代步者、皆須照納、決不能以某項名義、需索免費車照、致減少公款之收入、而妨害於地方公共事業之經費、往者、地方土紳與長官、工巡捐局皆按月致送派司、丁文江督辦淞滬時、雖有示令停止致送、而迄□雖任終未能實行、及黨軍抵滬、此弊遂革、然租界之工部局、則仍致送如常也、此次革命軍總指揮何應欽氏、以新近汽車一輛、託友往捐車照、車務處西人以何氏公[illegible]、遂其捐款、簽二六六九免票照與之、堅拒不受、曰誰願受爾等之小惠、終納捐攜照去、

□本報記者阿鳳

記陸行遜

文學界亦勢利之場哉、爲人作傳記墓誌、必擇其人之有科名勛業者、爲之侍飾標榜、若其人身不登仕籍、則雖有可稱、絕不之顧、此非誣言也、試翻名家文集、其背傳庸首庸行者幾人、吾敢決其絕無而僅有、所謂紀錄者、盡科名勳業語耳、然則吾刻以傳陸行遜、曰誰非古文名家乎、則非古文名家之筆、傳聞與文亦殊兩恐倚矣、案、行遜吳人、原名杏生、後改今名、業報販垂五十年、及其既死、凡中日卓卓可傳之行誼、如創設販報茶會、提倡捻音公所、以及樂辦慈善各事、申新諸報、詳被顯遺、無容贅述、而予之所欲言者、則以日親陸君舉奮報務、至老不衰也、曾記數年前、予亦曾任報界作嫁衣之依人、時因齊盧戰爭、而市戒嚴、編輯既竟、雖欲賦陶淵明之歸去來辭、而在事實上、勢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嘆、於是坐以待旦、由方既白、報販麇集、輒見陸君手提紗馬、（行囊之類有健紗、可倚肩上者）後隨夥友、得得而來、出入於望平街三馬路之間、爲狀甚忙、蓋方往來於申新各報館也、如是者多日、方知其每晨如是焉、厥後戰事既畢、在望平街早上作袖手觀之否、既於午夜回家、不復見此、然每晨八時左右、輒遇陸君於中華路上、手提牛肉、含笑而來、一見輒高聲見喚、直待入和藹、故吾家迎入也、又吾家所閱報紙、亦由陸君經理、平日由夥分送、收費則君自來、來時且酒氣撲人、蓋雅好杯中物云、（潁川秋水）

□如是我聞□（秋）

[illegible]黃文農、魯少飛、褚保衡、三藝術設[illegible]、白蕉蕭蛻[illegible]散技、即香摘一小妹妹等、黃畹[illegible]挾者名英明、爲所裁者周文未、褚□挾者李麗娜、論孝鶩之周可居其首、論治家、則當[illegible]

〔大滌山之一〕

□倚虹怪筵（鳳彭）

□晚申新時三報館、各接一請帖、約於翌晚六時在倚虹樓宴敘、得一尤姓者之請帖也、各報記者以不知尤爲何許人、惟既有請帖請吃夜飯、各記者當亦樂得前往叨擾、至則主人已先在、年約四十餘歲、舉止有些像□客、客到齊後、主人不請客吃飯、而先向來賓作奇怪之談話、尤某云、我是孫中山的唯一信徒、孫總理逝世時、曾有遺囑佈告天下、說我是他的唯一得意之人、（今年□初二）我去年到廣東、居然發現了一位與我同姓同名之人、將我的英名佔去、而且廣東人很歡迎此假的尤某、而不歡迎我真的尤某、實令人可氣可恨、要知要人出世必有驚天動地之舉、[illegible]天橋地動、[illegible]的是我、各記者聽到這裏、[illegible]了神經病朋友、[illegible]客、決無好散場、於是各人拿了帽子、倉皇溜走、[illegible]謂怪物矣、而各記者[illegible]時間與車費、亦可謂冤哉[illegible]、

□商界名人小誌（梅花館主）

□方椒伯

方君寧波人、而本埠商界銀行行長、曾任總商會副會長並代理會長、爲人極磊落、而待人則和藹可親、香煙癖極大、日非兩盒不足癮、左右手大食中二指、日受煙氣燻炙、黝黑如漆、試之則咳嗽頻頻、涕淚縱橫、他煙不能上口、向吸外貨茄力克、慘案發生、方君以急於公憤、即易吸白金龍、方君書法甚佳、文字亦矯矯可誦、其文牘朱自行君、爲海上名篆刻家、（朱君書法亦精、）方君在報上及各種題詞、皆出朱君手筆、賓主相處歡、始終無間言、識者謂非朱君之能、不足以遂方君之青睞、非方君、亦不足以羈朱君之久留、煙之種類甚多、方君特別嗜此、即自能辨香、方君於銀行公會、由其開□之[illegible]否、方君點首稱[illegible]、請其實驗、方君即緊閉雙目、應其試一遍、曰、何者爲何煙、何者爲國貨或非國貨、一一答覆、絲毫不爽、見者咸以爲之咋舌不已、

□趙靜濤女士

推黃之英明云、□元益與美新、初照池合擬打倒其他一切製版公司、聞聞分發、元益方面低減價目、以[illegible]新美新作後盾、□滬豐買辦[illegible]選人瓶豐一層後、近復僱用雄糾糾氣昂昂者三人、作爲保鏢、

袁製 骨痛精

主治

本藥精能祛風散寒去濕解毒除痰止痛活血舒筋和血助胃消化專治風濕骨節疼痛

手足拘攣　筋絡牽痛　寒濕凝筋　偏正頭痛　腦骨痛　邪風[illegible]

腰膝寬痛　肩背腰痛　半身不遂　行動不便及一切筋骨疼痛等症

石[illegible]效者服之無不行動如常

每瓶一元

上海英租界西新橋北首 濟華堂藥房發行 分發 鎮江大新街口 蘇州石路中市

□杭垣軍官戕殺案（惜春自杭寄）

自國軍底定東南後、前方進行北伐、後方撲滅共產、雷厲風行、不遺餘力、據政部人言、凡共黨被獲者、一旦乘坐汽車、則死期立至、蓋國軍處置死黨、並不若往昔軍閥時代之鋪張揚厲、率領隊伍、荷槍實彈、以防人劫奪也、蓋因此故也、數日前武林清波門外、忽來紅色汽車一輛、車停、躍下形似軍官者三人、逮□一個□者下、未及數武、一人遽出手槍操機向彼腦後猛射一下、該人即仰面倒、腦袋破裂而死、三人見事畢、仍登車去、後經人報知檢廳、搜其身畔、獲共黨信件、女子照片一幀、暨作鴨屁股式、毫無動人處、檢察官以未悉死者姓名、兇手案件致死、祇得照普通無名男尸辦理、拍照棺殮了事、然事後杭地報紙紛紛說載其事、始僅略而不詳、後經記者多方探詢、始悉死者與其他三人、都係黃埔畢業生、國軍克復武漢後、死者即投身共黨、近忽間道來杭、有所活動、並訪三人、三人知其詭謀、陽與交接、閒即向杭傑汽車公司租賃汽車一輛、誆言出外兜風、死者毫不生疑、欣然從之、及抵清波門、遂被擊斃、尚有一說、則謂死者此次被斃、全爲醋海風波而起、該劇主角、即死者懷中所藏照片之女子、因二人相約於花好月圓時、履行婚禮於西子湖頭、詎被對方所覺、即下毒手以殲之、以下所述、爲係傳聞之詞、真相如何、即軍政界人、亦俱莫明其故、

□贈秀英（月旦）

秀英隸大世界舞秀台、歌聲塲首屈一指、而所歌四郎探母一齣、尤爲得未曾有、昨北洋老人頗其唱此、聽之殊爲滿意、爰贈以一絕、

秀色出來最可□、英聲更覺世間難、繞樑三日餘音在、恍似朝陽有鳳鸞、

□阮邨八景（續）（斐園）

高於桐葉翠於槐。一里濃陰倚石栽。昔特晚間窺艷影。午風曾送嘔人□。

樹底道

哈同路左右、爲靜安寺路孔道、沿路杯樹、約一里許、夏間濃綠如傘、旁傍家每席地小憩、若身入其境、不覺鬚眉俱綠矣、夕陽欲下時、每有少年新偶、聯臂徜徉、較之乘汽兜風、別有雅趣、

短牆曲折矮籬斜。萬紫千紅總是花。始信□來腰腳弱。板橋石磴便迴車。（名花徑）

靜安寺路、以愛儷園最鉅、園圍短牆、上綴以籬、園外人皆得見之、其園址包哈同路之左、直至福煦路、其右則西摩路矣、余寓園十三載、往北步行一周、雖則用車、今並板□石磴、欲下車時、亦恐蹉跌、殊負名園也、□照路有周家花園、亦極精雅、爲四明周什湘所有、（未完）

三三離婚卦 坤下離上（斐園）

離婚、婦人吉、丈夫凶、

象曰、婚以求合也、既合而離、其志不同也、婦人吉、得黃金也、丈夫凶、不見其美、喪其資斧也、

象曰、火在地上、離婚、君子謂地道昌、妻艷煬、

初九、家人嗃嗃、吝、

象曰、初九、陽未煬也、家人嗃嗃、離婚之兆也、

六二、歸妹愆期、遲如、

象曰、歸妹愆期、別有所圖也、遲如、先並制人也、

九三、丈人吉、无不利、

象曰、丈人之吉、所以滿右也、无不利、志不在離婚也、

六四、師出以律、訟、

象曰、師出以律、爲庭費也、訟、離婚之結果也、

六五、男女相說以解、利有攸往、

象曰、相說以解、律師之秘訣也、利有攸往、各得自由也、

上六、悔亡、

象曰、金盡色衰、是以悔也、

□明星丁子明□

□如是我聞□

[illegible]燭影片公司、第一片預備已久、今始開攝、劇名「三姊奇聞」、外界咸爲影片界一新紀元無疑、用西格路蒲氏別墅處甚多、內景佈置、非常精美、情節之奇、尤在國產影片界獨闢生面、將來此片一出、必[illegible]（檢香）

□白金龍家庭糾葛補記（西狩客）

金剛紀白金龍家庭糾葛甚詳、以事之未解決也、不得不有待於續探、今則此事已告一段落矣、爰再編紀之、以卒吾篇、

白金龍既出走、白天相始困於窮、終亦恍然、知父子之間、亦終非壓力所能強制、而中秋將近、節債逼人、勢不能不倘乃郎乃媳出、設法維持、於是遂挽專爲伶界作和事老之孫君、出而調停、曾卅日晚巧、某舞台主沈某、欲趕於中秋前開鑼、亦託孫邀白金龍、孫既負此兩重之使命、遂於十二日往見江一平律師、一經磋商、某舞台事、當然不成問題、至於白氏父子方面、分居及搭班自主、白天相已一一承認、金龍乃自願任每月包銀中、提出兩成、奉父爲甘旨、至於債務問題、再行酌量辦理、惟此後白金龍之銀錢出入、須經本人蓋章簽字、方生效力、事既議妥、一場風波、即此告終結矣、

白金龍已於日昨在某舞台登台、先收定洋千元、四百爲現金、六百爲期票、白分現金之半奉乃翁、俾爲過節之資、白天相之得安然過節、不能不念調停人奔走之功矣、

白於初三日出走、當晚即寓文監師路華商別墅九號、易姓爲田、至今尚未更動、某報謂其寓居新新旅館及海寧路某處、皆揣測之詞也、

尚有一趣事、可附帶爲讀者告、十二日孫君在江一平律師處談妥後、當日即擬某舞台將廣告發出、自以爲可無事矣、不意是晚八時許、白天相至孫之寓所、忽從背後翻、提出條件甚苛、使調停者無從措置、孫雖年逾知命、而性殊卞急、與天相爭辯良久、心中又氣又急、忽然昏厥於地、不省人事、於是孫之妻兒老幼、將大門關閉、扭住白天相不放、謂孫若不測、則當碎剮天相以償命、一時天相臉無血色、魂飛天外、孫幸厥可二小時、始悠然而甦、天相乃從此至床前、引手自摑其頰、謂頃所言者皆放屁、請恐原宥、以後一切聽孫作主、決無異辭云云、孫氣始平、天相乃鼠竄而歸、故此事之卒獲解決、不可謂非孫君一厥之力也、

□弦與絃（不[illegible]）

東方朔十洲記、武帝時西海獻鸞膠、帝射於甘泉[illegible]弦斷、以鸞膠續之、[illegible]晉人筆記、亦每見之、[illegible]續弓弩言也、又杜甫詩、[illegible]弦奇自見、亦作弦不作絃、

二字本來通用。琴書未必無徵。何用拋弓去矢。強來牽絲就絲。

二詩中仄欠調、讀者幸勿挑剔、否則弦絃問題未了、又將鬧出平仄問題矣、

□龍潭歸客譚（嗶嗶上人）

余友王君、供職南部、月圓時候、爲孫軍渡江、占據棲霞、車抵龍潭、忽報前車與鐵甲車相撞、倒臥軌上、驚止、不復前進、搭客紛紛下車、各欲逆旅棲息、王君恐誤歸期、焦灼殊甚、會有一客、狀類學子、亦徬徨道左、似有急事不能留者、因就與語、則母病方亟、急欲歸省也、遂結伴同行、龍潭多山、自十□驀、跋涉數十里、山道迴旋、行難辨未遠、而飢腸轆轆、飢渴交迫、陳疲態、行行抵一小村落、見一婦懷兒哺乳、坐深畔納涼、因趨求飯、婦張、王等乃求飯以充飢渴、婦靦靦未報可、時男子施施自外來、婦代述意、男子殊謙和、命婦煮水飲王等、並謂余家米甕適罄、頃赴鎮市米食、窩陽本一小市集、日前爲孫軍擄掠一度、存米俱被搶去、（完）

汽車表（雁）

車號	車主
6163	白崇禧
1673	宋子文
1669	何應欽
8885	張靜江
3100	[illegible]靜江
3078	[illegible]文